

宋玉及其辞赋研究

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程本兴 高志明 秦军荣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宋玉及其辞赋研究

2010 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 庆 方 铭 刘玉堂 吴广平 蔡靖泉

主编

程本兴 高志明 秦军荣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玉及其辞赋研究/程本兴,高志明,秦军荣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77-3653-3

I. ①宋… II. ①程…②高…③秦… III. ①宋玉(前298~前222) —人物研究 —文集②楚辞 —文学研究 —文集 IV. ①K825.6-53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977 号

索文分台世和木学科国王宋樊集平 0105

(引式服学为搜以)同网

索书号 平气吴 堂正按 辞衣 衣子

编主

策军秦 阳志高 兴本野

主 编:程本兴 高志明 秦军荣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开本 1/16

印 张:29.5

字 数:630千字

版 次: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学苑出版社

序

李儒寿

战国末期，楚郢郢（今湖北宜城）人宋玉，是与屈原并称“屈宋”的中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继承了屈原的遗志，坚持以文报国不动摇，坚持忠君义民无二心；他立身高洁，风流儒雅，善于讽谏，勤于创新；他积极地吸取了诸子百家、屈原辞赋、历史散文与民间文学的营养，在生活和创作的实践中，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表达主题和表现形式，完成了由楚辞到楚赋的转变，开启了赋体、感伤等文学的先河，给予后世文人以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卓越的独特贡献。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宋玉其人、其文被误解了、贬低了，使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一瑰宝蒙受了贬损。

改革开放后，学术思想日益解放，学术态度更加严谨求实，人文环境不断宽松优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地下宋玉赋佚篇《御赋》被发掘出土，传世文献的新发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宋玉赋的真伪，为研究宋玉奠定了宝贵而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屈原学会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士展开了对宋玉及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可喜成果；进入新世纪后，湖北省宜城市宋玉研究会、湖南省临澧县宋玉学会以及襄樊学院宋玉研究所等以研究宋玉为主的社会群众团体和高等院校学术科研机构，在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与指导下相继成立，宋玉研究出现了学术组织、科研单位、地方社团逐步结合，以基础理论研究为本、应用理论研究为旨、宣传普及为桥的崭新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及其陈旧思维定势的影响等原因，从总体上看，宋玉研究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学史上的“屈宋并称”，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其实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显现。比如，宋玉对屈原辞赋的传承与发展，“屈宋”辞赋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屈宋”辞赋风格的异同，以及“屈宋”辞赋对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等，都还有待我们去潜心研究。

在这种情势下，由中国屈原学会、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襄樊学院和宜城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襄樊学院宋玉研究所、宜城市宋玉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10年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学界的期盼，于金秋10月在襄樊学院举行。这是有史以来，海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第一次以宋玉为专题进行研讨的高端学术盛会，在宋玉研究的历史上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筹备中，自4月6日发出电子邀请

函至8月25日论文截稿时，在短短的140天内，就陆续收到了海内外的论文70多篇，展现了广大海内外学者对宋玉研究的高涨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论文中，既有年逾八旬的资深教授的宏文，也有尚未而立的新秀博士的专论；既有名闻遐迩的权威专家的华章，也有基层文化人士的美文。这些论文，涉及宋玉研究的方方面面，如宋玉的生平研究、宋玉作品真伪研究、宋玉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研究、宋玉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宋玉接受史研究以及宋玉研究的现代价值等等，呈现出研究维度、研究层次的广泛性和多元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有些学者在某些学术问题上所持观点和看法是有差异的，这很自然。一方面，以文会友，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以为，现在的论文，只是作者目前对宋玉及其作品的认知反映，而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相对的，是会随着时空的推移、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坚信，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随着对宋玉及其作品更加广泛、深入和务实的研究，宋玉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被恢复到其本原，而这次的研讨论文只是一个新阶段的良好开端。为了有效地保存并积极地应用这些论文，我们把它汇集成册，并精心组编，交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方铭教授为其名曰《宋玉及其辞赋研究——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原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王生铁先生盛赞：“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大好事！”

《论文集》的第一主编程本兴先生，是襄樊学院兼职教授、首任宋玉研究所所长，常与我们一起研讨宋玉。他再三约我为《论文集》作序。感其精诚、执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撰文参与研讨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的踊跃态度、严谨学风及其丰硕成果，遂欣然命笔，是为序。

2010年9月10日

(作者系襄樊学院院长、教授)

目 录

序	李儒寿 (1)
---------	---------

宋玉的生平与思想研究

《襄阳耆旧记》及所载宋玉小传考辨	魏平柱 (1)
宋玉故里考辨	吴广平 (7)
宋玉立身本高洁 ——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宋玉》的质疑	杨斌庆 程本兴 (14)
魂兮归来反故居 ——宋玉辞赋中的生命美学思想	江 柳 (39)
宋玉音乐美学思想钩沉	石峥嵘 (50)
试论宋玉的平民意识及其思想渊源	姚守亮 (56)
从鹿溪子谈宋玉人格之完美	史新林 (64)
也谈谈宋玉“终莫敢直谏” ——从宋玉身份谈起	陈丽平 (71)

宋玉作品研究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李学勤 (77)
《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	谭家健 (83)
出土文献对宋玉研究的影响	汤漳平 (93)
论《宋玉集》	[马来西亚] 郑良树 (101)
《宋玉集》佚存钩沉	[日本] 稻畑耕一郎 (114)
唐勒残简作者考	朱碧莲 (123)
宋玉作品真伪考	(中国台湾) 高秋凤 (132)
《九辩》“悲秋”首章校勘	黄灵庚 (137)
宋玉《九辩》注译	林家骊 (145)
《招魂》作者之再探讨	力 之 (155)

《文选》宋玉赋十一篇语体与真伪考订	黄震云 (174)
宋玉赋的作者问题及其文学史处理的思考	莫道才 (181)
宋玉《微咏赋》真伪辨	金荣权 (190)

宋玉的文学成就与地位研究

应该充分认识和评价宋玉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洲明 (196)
宋玉的文学与文学的宋玉	罗 漫 (204)
开启文学自觉时代	
——宋玉及其创作综论	刘玉堂 刘保昌 (215)
继承、发展、开拓	
——论宋玉在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	何念龙 (223)
《九辩》层次研究	周秉高 (229)
宋玉《九辩》论略	李 倩 (243)
《九辩》“悲秋”认知模式的修辞学略释	高志明 (246)
论《高唐赋》的山水描写艺术	潘啸龙 (250)
宋玉《高唐赋》、《神女赋》赋首的结构意义	刘伟生 (253)

宋玉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

高唐神女的跨文化研究	
——爱神在中国的隐形和置换	叶舒宪 (262)
高唐神女传说之再分析	
——一个冥婚习俗观点的考察	(中国台湾) 鲁瑞菁 (275)
巫山神女与盐水神女的关系浅析	蔡靖泉 (292)
宋玉《神女赋》解读	
——巫山神女传说之原型与演变	刘不朽 (296)
——自高唐赋成后 楚天云雨尽堪疑	
——关于巫山神女文学现象的互文性探讨	程地宇 (306)

宋玉辞赋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摇落深知宋玉悲	
---------------	--

——六十年文学史宋玉评介简议：以六本文学史为参照系	毛 庆 (319)
“止乎礼义”与“礼法罪人”	
——从洪迈、朱熹对《高唐赋》、《神女赋》的评价差异看	
宋玉赋评论的标准与方法的把握	何新文 (330)
摇落深知宋玉悲	
——中国传统士人的悲秋母题	徐少舟 (338)
宋玉文化——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程本兴 (345)
南宋与明清宋玉作品真伪学案与其对宋玉批评的影响	刘 刚 (356)
宋玉含才 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张法祥 (362)
杜诗中的宋玉情结	(中国香港) 李立信 (373)
略说杜甫与宋玉的诗歌承传关系	曾亚兰 (383)
试论李白抒情赋的主题和意象及其与宋玉赋的传承关系	彭安湘 (388)
论元代戏曲中的宋玉形象	秦军荣 (395)
杨慎、顾炎武考据学对贬宋论的推衍	张祝平 (399)
堪透赋心	
——论清初词人对宋玉及其辞赋的体认与反思	胡小林 (407)
论《红楼梦》对《高唐赋》、《神女赋》的接受	费康亮 (416)
高唐说梦	
——宋玉赋对诗词赋中纪梦意象的启发与影响	(中国台湾) 苏慧霜 (423)
宋玉研究的新高度	
——读刘刚教授《宋玉辞赋考论》	方 铭 唐 元 (433)
孙大雨先生英译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指瑕	吴广平 (437)
许渊冲、卓振英英译《九辩》比较研究	王 慧 (446)
为宋玉“辩诬”与《宋玉悲秋》	杜汉华 杨顺适 (451)

论点汇编

风流·牢骚·隽才

——也谈宋玉的人格	张崇琛 (455)
宋玉《九辩》的继承与创新	刘生良 (455)
宋玉赋中所见玉石	顾久幸 (456)
略论宋玉文化	晋宏忠 (457)
宋玉《舞赋》真伪补考	胡小林 (457)
宋玉与楚人的养生观	汪碧涛 (458)
宋玉的和谐思想研究	梅良勇 林于良 (458)

宋玉与中国文学审美 余建东 (458)

《九辩》

——一篇爱国主义诗篇 何全国 杨学青 (458)

宋玉研究中应当形成共识的若干问题 何志汉 (459)

我是怎样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宋玉》的 陈子成 (459)

后记 程本兴 (460)

附录

宋玉的生平与思想研究

《襄阳耆旧记》及所载宋玉小传考辨

魏平柱

晋代的史学家习凿齿编纂了一部襄阳方志，被后人称为《襄阳耆旧记》或《襄阳耆旧传》。究竟称“传”还是称“记”，南宋之初，就有人讨论过。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隋书·经籍志》曰《耆旧记》，《唐书·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书·经籍志》，称《耆旧记》。”^① 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任兆麟为《心斋十种》本所作序中说：“考原书，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今本不载山川、城邑，则云传亦可。然前人所引率称记，则仍旧名为得也。”^② 看来，任氏同意称“传”，又以为称“记”要好一些。理由是“前人所引率称记”。其实并非如此，唐代皮日休就称《襄阳耆旧传》。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吴庆焘在为重辑本所作序中说：“《襄阳耆旧记》，隋、唐志皆五卷，《宋志》同《隋志》作‘记’，《唐志》作‘传’。马氏《通考》引晁氏说，以为名当从《隋志》，是也。”^③ 吴庆焘赞同书名以《襄阳耆旧记》为好。这种称“传”、称“记”的讨论，虽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却引起我们对习凿齿编撰时书名的考查。

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了许多习凿齿的著述，其中《襄阳记》就有近二十条之多。除《吴书》中一条是解说襄阳地名“耒中”外，皆为介绍襄阳人物。在《三国志注》中没有一条出自《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这就是说，习凿齿所撰是《襄阳记》而不是《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耆旧传》、《耆旧记》是《襄阳记》失传后，后人辑录时所加添之名。裴松之能够引《襄阳记》为《三国志》作注，说明当时《襄阳记》犹存。裴松之是南朝宋人，所注《三国志》告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429）。《襄阳记》亡佚于何时，我们只能做大致的推测。《隋书·经籍志》中已无著录，却有《襄阳耆旧记》五卷。显然，隋代《襄阳记》原本已经亡佚。不仅

①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05页。

②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襄阳记》，裴松之注引魏、晋人著作二百十种中的五十余种不见著录。这不得不使人想到梁代末年那场古代典籍的厄运。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焚书二十余万卷。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襄阳记》很有可能在被焚之中。后人辑佚本，如果仅载人物，称“传”尚可。如果“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后载牧守”，称《耆旧传》、《耆旧记》均为不妥。因为“耆旧”语义不能涵盖“山川”和“人物”。

习凿齿《襄阳记》亡佚后，至迟在隋代就有了名为《襄阳耆旧传》或《襄阳耆旧记》的辑佚本流传。这从唐初编纂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的引用典籍可以看出。同盛唐时期编纂的《初学记》一样，引述中时称《襄阳耆旧传》，时称《襄阳耆旧记》，时称《襄阳记》。晚唐襄阳诗人皮日休把《襄阳耆旧传》带到了苏州，好友陆龟蒙读后写有《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长诗一首。诗中提及的耆旧人物有宋玉、庞公、孔明，还有“三胡”、“二习”。从“三胡”、“二习”分析，此本与后来辑本应有不同。今所见者何止“二习”？所谓“三胡”，未知哪三胡，又为今见本所无。皮日休收藏的《襄阳耆旧传》，当为另一个版本。

宋代《襄阳耆旧传》有了刻本，襄阳博物馆藏有一本《襄阳耆旧传》，结尾署：“系右漕司旧有此版，岁久漫不可读。于是侵木□□郡斋庶几流风遗迹来者考焉。绍熙改元初伏日襄阳守延陵吴琚识”。吴琚是南宋孝宗、宁宗时代的书法家。《书史会要》评他的书法艺术为“字划类米芾，而峻峭过之”。《容台别集》也说“吴琚书自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榜书，即其笔也。”^① 琚字居父，号云壑居士，开封人。其父吴益为宋高宗吴皇后之弟，封太宁郡王。吴琚虽然出生在贵族之家，但却“惜名畏义，不以威晚自骄”。太学读书之时，即工翰墨，深得宋孝宗的喜爱，“常召之论诗作字”。乾道九年（1173）特授添差临安府通判。其后，历尚书郎部使者，换资至镇安军节度使。又以才选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宁宗初（1195），祠奉朝请，不久，知鄂州，再知庆元府，位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卒。吴琚在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二年（1191）曾任襄阳太守。

这本《襄阳耆旧传》不分卷，所传耆旧，起自宋玉，止于杜甫。所载贤牧起于魏时胡烈，止于五代汉安审琦。最后有贤宰刘秀之、傅僎、庾狄履三人。显然，此刻本是对习凿齿所传襄阳人物的续写本。

明代万历年间，《襄阳耆旧传》又有了新刻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任提督太岳太和山、兼管抚民分守下荆南道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鹅湖陆长庚，为之作序。开篇即云：“《襄阳耆旧传》，绍熙初，太守吴琚刻于郡斋，泯灭久，郡不得而覩焉。司寇胡公价，初令临海，得于学士先生梓以归。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晁氏谓，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记可已。”^② 胡价是襄阳宜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陆长庚认为胡价所得《襄阳耆旧传》即吴琚刻本，显

① 张光宾：《中华书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8页。

②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然是不对的。吴琚刻本是没有山川、城邑的。胡价所得临海本，应该又是一种版本，属五卷本。或许因为晁氏之语，此次刊刻删去了“山川、城邑”部分。这可以从清乾隆时任兆麟《心斋十种》序中得到证实：“余家藏有《襄阳耆旧传》一册，亦习氏所著，前神宗时（即万历）郡斋刊本。考原书，前载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隋志称记，唐志始称传。今本不载山川、城邑，则云传亦可。”^①所谓“考原书”的原书，当即胡价所得临海本。由是知明万历刊本即临海本删节山川、城邑之刻本。明万历刻本是否依据宋代吴琚郡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庆焘提出过疑问。他在重辑本序中说：“观鹅湖陆氏序，知任书盖据吾乡胡玉如（胡价字玉如）先生临海刊本。而临海本之为吾宗云壑（吴琚字云壑）本否，未可知也。”“心斋自云所藏为神宗时郡斋刊本，似即云壑本。”^②考诸襄阳文博馆藏本，我们认为明清所刊《襄阳耆旧传》均与吴琚郡斋本无关。《襄阳耆旧传》五卷本（临海本）在万历中被删节为三卷本，到光绪二十五年吴庆焘重辑为五卷本。其源流还是较为清晰的。

1986年，荆楚书社出版了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其底本当是明代刊本。198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其底本主要是清代心斋十种本。有学者讨论所谓“残本”、“辑本”，我以为习凿齿所著《襄阳记》至今尚未发现有所谓“残本”，现在所见诸本皆为辑本。无论是《耆旧传》还是《耆旧记》，也无论是三卷本还是五卷本，其中来自三国志注的部分，可视为习凿齿原文。其他部分，尚需研究、考证、讨论。比如说对宋玉的记载，就有人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襄阳耆旧记·宋玉条》非习凿齿原作，必为后人所托”。删去此条，方“符合原作者本意”。^③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研究和讨论。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学论文集·宋玉简述》中说：“故宋玉身世，似乎无真材料可凭，到习凿齿《襄阳耆旧传》有两条记载：一条是把汉人诸所传说纂集为一文，而把民间所传宜城有宋玉冢写入，说‘宋玉者，楚之郢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第二条是说玉与襄王游云梦事，即世人所传高唐神女故事之糅合。这大概可算集汉以来诸家所传的宋玉事迹之可考者。”^④蔡靖泉先生在所著《楚文学史》中也有相同看法：“晋人习凿齿在《襄阳耆旧传》里，综合前代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和流传于民间的一些传闻而为宋玉作有小传，但依然十分简略。”^⑤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合理的，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宋玉小传”不是习凿齿原作或者就是习凿齿原作的情况下，维持原状当是最为妥当的办法。“删除”恐怕是不行的。

习凿齿为宋玉立传，无可厚非。宋玉是周代楚国郢人，其地在晋属襄阳辖境，属

①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②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③ 杨彩华：《屈原及其辞赋新解》，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④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65页。

⑤ 蔡靖泉：《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页。

《襄阳记》编纂范围。人物传位列第一与否，因原著久佚，不好妄断。不过，后人辑录的《襄阳耆旧记》列宋玉为首，自唐至今皆然。列宋玉为周代人也是符合历史事实。宋玉生活的时代，周王朝的旗号尚存，并未失其纪年。从《史记·屈原列传》分析，宋玉生活于楚襄王后期和楚烈王初期。楚烈王即位于公元前262年，正是周赧王五十三年。楚烈王在位之第七年后，也就是周赧王五十九年后，周才失其纪年。楚烈王在位二十五年，其初期当不会超过十年吧？习凿齿视宋玉为周人，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史记·屈原列传》中还说：“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当指宋玉死后数十年，楚为秦所灭。“数十年”，以三十年计当不为过吧？从楚烈王下推三十年，则为楚哀王五年，正是秦灭楚之年。因此，宋玉生前，周王朝政权虽已“实亡”，但还“名存”，并未失其纪年。

习凿齿称宋玉为周人，正与其不称马良、马谡等为蜀汉人而为汉人一样，取决于其正统观念。任兆麟在心斋十种本序中说，“中列时代，以晋继汉，以汉继周，居然春秋笔法”。^① 黄惠贤先生在《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录中也说：“‘以晋继汉，以汉继周’，是任兆麟从明万历本排列内容上概括出来的，它既符合习凿齿‘黜魏帝蜀’的写作思想，又决非一般辑佚本所能虚构出来的体例。”^② 作为史学家，习凿齿有自己的史学观。他生活在偏安南方的东晋时期，主张尊蜀汉为正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他著《汉晋春秋》，极力主张晋宜越魏继汉。认为“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③ 这与尊周为正，春秋战国为不正的历史观相一致。

为宋玉立传，从内容上分析，并没有虚诞之处。其资料来源有根有据，或来自王逸《楚辞章句》，或来自韩婴《韩诗外传》，或来自刘向《新序》，当然也不排除民间传说及当时尚存后来亡佚了的典籍。“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宋玉是楚人，司马迁已确认。郢属楚，汉晋时为宜城。习凿齿在这里说宋玉是郢人，其根据也许就在“宜城有宋玉冢”。假如宜城没有宋玉冢，习凿齿这样写就是在撒谎。这样掩人耳目的超低级之谎，能是史学家所为吗？我们不能不相信习凿齿的真诚！《水经注》虽然面世于习凿齿之后若干年，其中对宋玉冢的记载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这宋玉冢，是习凿齿说了那话后，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事业而新建的不成！宋玉“楚之郢人”的身份，是完全可信的。“宜城有宋玉冢”，也是不可怀疑的。

“师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王逸在《楚辞章句·九辩》中早就说过：“宋玉者，屈原弟子也。”^④ 王逸所言是否可靠，也可以分析一下。至少有三个方面，说明王逸对宋玉有比他人更多的了解。一、他跟宋玉是同乡，出于乡土之情，势必有特

①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②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9页。

③ 李世民：《二十五史·晋书·习凿齿传》，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6页。

④ 王逸：《楚辞章句》，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76页。

别的关注；二、他曾任职校书郎，能够阅读到秘阁藏书，或接触过有关文献；三、他在注《九辩》中，确实有增补宋玉身世经历的资料。陈子展先生不止一次说到王逸和宋玉“同土共国”，是宋玉小同乡，当闻到民间关于宋玉的传说。又说“他曾作校书郎，得观政府藏书，所说当有根据”。他在《楚辞直解·九辩》中有一段话：“王逸已肯定《九辩》为宋玉所作。观其《章句》于‘贫士失职’至‘而私自怜’一节云：‘亡财遗物，逢寇贼也。丧妃失耦，块独立也。远客寄居，孤单特也。后党失辈，惘愁毒也’。此不独例注文义，且增注实事。若与屈子无关，当指宋玉逢盗亡财，丧偶失伴之悲惨旅况。”“叔师（王逸字）楚人，去屈宋之世不远，仅四百余年。所注不得之于中秘前代佚文，即得之于本土民间传说也。”^①

《襄阳耆旧记》中“景差惧其胜己”一段，本自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新序·杂事第五》所载。除明言“楚友”即景差外，几乎照录其文。旨在介绍宋玉“为小臣”的经过。其实，刘向《新序》中还有一段话：“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不扬，计画之疑乎？’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猿乎？当其居桂林之中、芳华之上，从容游戏，倏忽往来，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及其居枳林之中，恐惧悼栗，众人皆得意焉。夫处势不便，岂可量功校能哉？诗不云乎‘驾彼四牡，四牡项领’，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赍赍’，此所谓也。”^②这段话可作为介绍宋玉“为楚大夫”的境况。其中宋玉所言，简直就是怀才不遇愤激心情的自白。习凿齿纂《襄阳记》时很可能引录。散佚后，被辑录者遗漏了。补上这一段，方能承前启后，其衔接也更趋合理。

“玉识音善文”一段，承“宋玉事襄王而不见察”，重点在于写“不见察”及不见察的根源：“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楚襄王一方面喜好宋玉的音乐、善赋的才能，一方面却像憎恨屈原那样憎恨他。这里把宋玉与屈原类比，显然在于说明宋玉是屈原热爱楚国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宋玉的骨子是和屈原一样坚硬的，他对当时的政治腐败同样是不满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赋表示谏诤。这便是楚襄王憎恨宋玉而不重用宋玉的根本原因。终其一生，宋玉只能是一个文学家，而未能成为政治家，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为宋玉作传的基本内容到此已告完整，在不知习凿齿为传原本情况下，能辑录至此也难能可贵了。宋代吴琚刻本，明代郡斋本，清代心斋本均止于此。1984年黄惠贤先生《校补襄阳耆旧记》，又辑补了两段：

“赤帝〔之季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楚怀王游于高堂，昼寝，梦见与神女遇。自称巫山之女，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邱之岨，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遂为置观于巫山之南，号曰朝云。（至襄王时，复游高堂。）”

① 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② 张端彬：《楚国大诗人宋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堂之事。望朝云之馆，上有云气，举乎直上，忽而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宋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昔者先王游于高堂，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暖乎若云，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漂如停，详而视之，西施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台，精魂依草，实为灵（之）[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为巫山之女、高堂之姬，闻君游于高堂，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

辑补的依据，黄先生说：“吴庆焘辑补入卷三山川类，题曰巫山。按巫山在三峡，不属襄阳山川；文中叙宋玉对楚王事，故当为宋玉条之遗文，今续补之。”其实，这两段文字出自宋玉所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既然吴庆焘辑录入山川就错了，那么把原本错了的又辑录到人物中，是否就恰当呢？我认为这种辑录没有必要。

代”王宋柳食连言。又其家祖平旦，我欲举明“达慧”古即新。盖谓《正襟中坐》。有
不耳意，察原叶而乱解慧建开宋”。西蜀一诗（魏平柱，襄樊学院宋玉研究所教授）
夫思才兼气，辞不；曰平“平平平画世，说不语画面世武”；曰平画。盖平千强，世
而目五桥不蒙数，战里，朱道感对，多前客见，士玄学改，中文林山如其也。平量定
看《站前对忠和岩》，则不替少大。没急悟晋人众，栗刺指怪，中文林堪原其义；照
得”，曰《晏》？平直浪不形亦，待香不习而器入夫，彭煎排四，排四通第。平云本
中具，品制能“头大整式”北宋院在武斗而西退至③。市留很油，“版版”其，想从
景传前西斯知《国图集》藏前部区，白自的有心蓄耐微不下有以说首而，言迎开求

宋玉故里考辨

吴广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的作品几乎全都被怀疑为伪作;加之郭沫若先生肆意贬低、丑化宋玉,骂他是个“叛徒”、“没有骨气的文人”,因此宋玉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位和屈原并称的作家几乎被人们冷落了将近一个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临沂银雀山唐勒、宋玉论御残简的出土,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宋玉作品的真伪,重新评价宋玉的人品和作品,使宋玉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宋玉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家为中国历史上产生出了宋玉这样杰出的作家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学术文化背景下,20 世纪末期新修的地方志,湖北省有三个地方宣称是宋玉的故里。《钟祥县志》说宋玉是楚国郊郢人,宋玉的故里在今湖北省钟祥县郢中镇^①;《江陵县志》说宋玉是楚国郢都人,宋玉的故里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②;《宜城志》说宋玉是楚国郢郢人,宋玉的故里在今湖北省宜城市郢城办事处腊树村^③。(另外,清人还有说宋玉是归州人者,详见下文。)《江陵县志·人物志》,对宋玉的故里采用了两说并存的写法,说宋玉是“楚国郢(今江陵纪南城)人(一说宜城人)”^④,态度比较谨慎。而《钟祥县志》在《概述》中则明确声称“钟祥是楚国文学家宋玉的故乡”^⑤,《钟祥县志·人物传》中写的第一个人物即“宋玉”。我们认为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好事,表明大家对宋玉有感情,宋玉开始受到当代人的热爱与重视。但是,真理只能有一个,宋玉的故里也只能有一个。那么,宋玉的故里到底是哪里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宋玉的故里应当是宜城。

宋玉是宜城人,历史文献是言之凿凿,不容置疑的。请看以下文献记载:

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一名《襄阳耆旧记》)卷一说:“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按:这是现今所知关于宋玉故里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习凿齿是襄阳人,宜城历来属于襄阳地区管辖范围,故作为同乡后辈的习凿齿所记应当

① 湖北省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钟祥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67 页。

② 湖北省江陵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陵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4 页。

③ 湖北省宜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宜城志》,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0 页。

④ 湖北省江陵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江陵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4 页。

⑤ 湖北省钟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钟祥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可信。)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经文：“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曰：“城，故酈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

宋代祝穆《方輿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人物》说：“宋玉，宜城人，有宅在城南。陆龟蒙诗（按：指《读〈襄阳耆旧传〉》诗）：‘自从宋玉贤，特立冠耆旧。《离骚》冠日月，《九辩》即列宿。卓哉悲秋辞，合在风雅右。’”

宋代王象之《輿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记》说：“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江陵以汉水为北津。襄阳，旧楚北津。宋玉、王逸、张悌、习凿齿之徒实生此土，故民尚文。”又言“汉宜城故城”有“宋玉宅”。

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五四《方輿编·职方典·襄阳府部·古迹考》说：“宋玉宅，在（宜城）县南三十里（按：据同治《宜城县志》卷一‘三十里’乃‘三里’之讹）宋玉墓之南。”

清代甘鹏云《楚师儒传》卷一《楚大夫宋玉》说：“宋玉，宜城人，楚大夫屈原之弟子也。隽才辩给，好辞，而以赋见称。”

清代同治年间修《宜城县志》卷七《耆旧志·列传》说：“宋玉，楚酈人也，屈原弟子。隽才辩给，善属文，为楚大夫，闵其师屈原忠而被逐，乃作《九辩》以述志。唐勒谗之于襄王，复著赋以自见，后世修辞者称之。”

为什么古籍中时而说宋玉是酈人，时而又说是宜城人呢？这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有关宜城的历史沿革。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宜城，故酈，惠帝三年更名。”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云：“酈本古国，后入楚为别都。”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丙》云：“酈，妘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酈都。”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亦云：“今襄阳府宜城县南有宜城故城，即古酈国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言之较详：“宜城县，本汉郢（qǐ）县地也。城东临汉江。古谚曰：‘郢无东。’言其东逼汉江，其地短促也。宋孝武大明元年，以胡人流寓者，立华山郡理之。后魏改为宜城。周改宜城为率道县，属武泉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属襄阳，皇朝因之。天宝元年，改为宜城县。汉水在县东九里。故宜城在县南九里，本楚酈县。秦昭王使白起伐楚，引蛮水灌酈城，拔之，遂取酈，即此城也。汉惠帝三年，改名宜城。”原来，宜城既是宋玉的故里，又是楚国的故都，在战国时叫酈城，汉惠帝三年（前192）更名宜城。所以，宋玉是酈城人，亦即宜城人。

新修《宜城志》卷二十五《文化》在介绍“文物古迹”时，对宋玉故居与墓地作了介绍，说：“宋玉故居与墓地，座落县城1.5公里的腊树村中，新中国建立初宋玉居宅依存，‘文革’期间夷为平地。宅后有宋玉墓，封土高2.15米，直径19.5米，后平为耕地。墓前立石碑多块，现仅存嘉庆丙子年淮东陈廷桂在重修宋玉墓时所立碑，高1.33米，宽0.83米，厚0.24米。上镌诗文：‘儒雅风流妙一时，左徒弟子少陵师。《阳春》《白雪》千人废，暮雨朝云万古疑。《九辩》至今歌绝调，一抔何处听微词。